

兩朝憲章錄

兩朝實錄第十九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

穆宗莊皇帝即位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上在潛邸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 庚申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為太僕寺卿 辛酉刑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言 祖

宗朝軍國大事皆天子躬臨臣下屢斷願每日朝罷必御文華殿令三四輔臣不時進見凡興革用舍大政咸與面計裁決事屬六部則召對諸臣義當疑難則願問諸臣庶

神智不勞而聰明日擴矣。臣又考前代宰相入閣議事，必使諫官隨入，而國朝之制，令六科輪班于殿廷，左右紀錄。聖旨蓋亦前代遺意。乞恢弘舊典，此後接見大臣，必命科道更番隨入。凡有奏事不忠者，聽其面折，是非或退而叅論。上是其言。吏部奏乞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仁、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賁、胡、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益、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檣、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思、徐、學、訂、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職，以次推用。吏部又言諸臣中以建言

死者廿等有二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職贈蔭厚加諭祭若
楊繼成郭希顏沈諫楊允繩凡四人其次迂杖死者應復
職贈蔭若楊暉王思薛宇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鑑曾翀
葉經周天佑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
邊斥死牖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胃李璋豐熙楊慎揚名
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佺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
盧瓊陳謙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
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鑰凡二十八人至于尚書熊陝
諫止仙箕御史楊爵彈擊權倖二臣雖罪止斥黜然其忠
義風節世所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上從其議

日草... 十一
于是贈浹少保仍賜祭九壇謚恭肅

臣按世宗朝建言諸臣忠義激烈死者戍者多矣當隆慶履端之初追復官爵加以蔭贈可使廉頑起懦詎非一盛典乎此因世宗遺詔之美穆宗勵世之心而苟非輔臣徐階主持于其間恐未必如此速而徧也甚哉相道有關於君德哉

癸未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一曰定志謂陛下方臨御之初窺伺百出倘志不先定且將上累聰明下妨乎政事惟願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則凡聲色貨財逸遊便佞皆不足以惑之盛德大業皆從此

出此語始第一義也二曰保位謂古言保者曰帝恆乃極位曰心心暗兆民寧乎危朽索之馭大駕大駕頌陛下常以萬

幾叢控為虞常以世道昭危志志三曰畏天謂當深察天道其通雖深宮燕閒人所莫窺而常若上帝鑒觀雖跪跪臣民靡不如意而常若嚴父譴誡瑞應之來脩德以應之災異之見引咎以回之四曰法法謂謂太祖肇造鴻勳

成祖嗣承大烈其垂訓立法至宏遠矣願陛下恭取

祖訓置之左右守之而勿失仍勅中外諸臣一切遵率如故五曰愛民謂陛下自今宜省非正之歛停不急之作黜貪暴之吏蠲煩苛之令蕩然與天下休息而聖衷允

當念念在民則久安長治之術無出此者六曰崇儉謂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其
意蓋以尺帛一錢皆出于百姓之膏血也願陛下躬行
素約自禁近始悉從省約凡宮中奇巧之玩無名之賜一
切罷之七曰攬權謂凡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悉
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陛下臨以明斷親自裁決則威
固于內權重于外而天下可運諸掌矣八曰用人謂太
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知良而不能用知姦而不能
去則國自此始頽陛下深味此言于大小臣工一一
清心以照之衆正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成矣九曰

接下謂祖宗之朝每每召見群臣講論治道至大誥首篇
著君臣同遊之訓願視朝之後即御便殿召大臣親自擬
議十曰聽言謂祖宗時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衙
前陳說願陛下大開言路言之當者願擢其人其未當
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罪夫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
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其心蓋忠于國也願諒
其心使皆得盡言無隱疏入上卷曰覽奏爰懇至朕
已具悉丁卯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諸司仍奏事自是
歲以為常禁民間放燈起用南京禮部尚書蔣守禮
戶部右侍郎趙貞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雲同石僉都

御史曹邦輔布政司右布政鍾卿按察司副使曹金立
致殷邁僉事謝廷蔭等 復除吏科給事中周怡禮科給
事中沈東原職 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 刑部侍郎
鄔懋卿有罪發邊衛充軍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
文官爵及誥命毀臥碑牌坊藉其田宅 命撤西苑內大
高玄殿圍明等閣五熙等宮初議盡燬脩建齋醮宮殿禮
部惜其材費請止去扁額從之 初胡應嘉在 先朝論
學士高拱欲中以危法拱頗御之及吏部考 應嘉謂尚
書楊一問曲為覆庇以私憤謫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
疏劾一問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亦與拱謂應嘉黨護

同官決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欽
應嘉詔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
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脩
御史陳繼芳俱交章論救階奪于衆論亦自悔處應嘉為
過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謂階主之兩人
之隙深矣 壬午陞兵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司丞 二
月 壬辰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謚端簡 乙未
冊妃陳氏為 皇后 甲辰清明節 上親祭 肅皇帝
几筵 加謚元妃李懿皇后 罷玉芝宮歲時享祀日供
膳如舊 二月丁酉吏科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宗廟

五
光州徐氏言

之禮以隆聖孝二議朝講之禮以盥治安三議親朝之禮

以成德業四議燕居之禮以澄化原謂先帝追崇獻

皇大侑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

日尤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

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

然嘗北面事武宗而乃設位于武宗之右按之古典

終為未合故先帝于獻皇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

設是先帝之心亦有未安者臣以為獻皇祔廟太廟

千載終不免逾遷若祀專世廟則億萬世不改乞勅廷臣

詳議以求至當予以光先帝大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

隔遠外庭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宴飲聲樂或以遊戲
騎射使人主接之不以時用之不以禮近則損微精神疾
病之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之所自起不可不慎也
比者謂陛下宮中燕閒舉動有非諒陰所宜切意聖
明必無此事然臣子防微杜漸不敢不言伏望調攝服御
省減嗜慾一切禁止章下所司

臣按王治四議皆當時急務而朝講親輔猶人所能
言至宗廟之禮所以正牲日之非燕居之禮所以免
方來之禍尤穆宗所最要者入廟稱宗以臣子而
僭居君父之列獻皇何安諒陰宴樂以哀而為

逸豫之過孝思安在興言至是其關係廟祀君身蓋
不淺鮮矣

辛未 世宗肅皇帝梓宮及 孝潔肅皇后 孝恪皇太

后梓宮俱至永陵獻殿奉安至壬申塋永陵 庚辰大學

士徐階請經筵講學命侯勅行 甲申諭脩 世皇帝實

錄 乙酉詔贈刑部左侍郎劉玉為刑部尚書謚端毅初

王以大獄罷士論寬之至是以思卹錄 四月 庚子重

錄永樂大典成 丙午進鮮船騷擾地方及太常寺給散

牲價 切宿弊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詔停

止不許進獻 禮部尚書高儀請 皇上每日朝罷即入

吏華沒不時召見大臣即將覽過題奏凡一切大政令
斟酌詳議者時賜清問內閣輔臣即擬可否加以票斷
道官每次各輪二員許公同評正 上報可然其事竟
不行 甲寅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為太
傅謚武襄蔣冕為少師謚文定喬宇為少傅謚莊簡汪俊
為少保謚文莊呂柟為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珪為少保昔
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
郭文英贈謚誥命 五月 辛酉諭禮部朕將以十二日
出幸僧印禮部尚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
請停罷科道何起鳴王好問亦各疏諫不從 詔復故大

學士楊廷和尚書王逵相梁材侍郎江曉程文德曾執楊
守謙商大節張漢副都孫繼魯原職 乙酉禮部請舉幸
學之典從之 甲戌御史齊康以高拱屢被論劾意徐階
主之乃疏論階專權當國狀復以 先帝運儲階執不可
誣之併劾李春芳赫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于是科道
陳瓚歐陽一欵凌儒張儼等交章劾康為拱門生聽其旨
授宜置之法而大理寺丞海瑞言階自執政以來憂勤國
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而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
又浮 上納之降二級調外任

二
陵

世宗英明當末年怨艾惟徐階之言是聽蓋

其知其忠貞懇至才猷敏練故信任極其專也穆
宗初政表建言諸臣復抑過職謚削奪方士安置汗
雄使天下趨正而黜邪詎非大有經濟者誰能一旦
至此彼高拱之粗厲操切視階品格奚啻霄壤胡應
嘉之彈劾與歐陽一敬之申救何關於階而拱疑之
致成釁隙乃使齊康劾階以劾報復至以講學自居
者為兵備而媒孽之不有正直如海瑞者動上之聽
則階何以自白乎卒之小人黨惡而階且乞休矣其
如公論不可泯何

六月丁未先是禮科給事中趙軌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

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庭耿定向亦請王守仁從祀下禮部
議部以薛瑄相去百年與論共服王守仁在代稍近猶恐
衆論不一宜會官集議以俟 聖斷 上是之 賜楊廷
和謚文忠廷相謚肅敏材謚端肅銑謚袞愍守謚謚恪愍
大節謚端愍繼魯謚清愍 賜沐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

惠 七月 辛酉金星晝見 蔭楊繼盛子應尾為國子

生 丙寅贈羅洪先謚文恭楊繼盛謚忠愍八月癸未朔

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贈 欽澤為少保謚策毅何孟

春為樞部尚書謚文簡楊最為副都謚忠貞 丙戌原任

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寃詔復忤原職 丁亥建武

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癸巳 上初御太極

殿日講 甲午經筵開講 己亥 皇子千秋節 上御

皇極門文武群臣致詞稱賀 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計

六百六十二員其有逃亡者仍令虛其數 兵科給事中

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皆知其宜

召來使專督練邊兵以省諸鎮徭調之援兵部覆言大猷

才宜十南往者嘗一試于北不效且老矣綸與繼光惟

上所州 上然之令召綸入京 乙巳先是吏部議卹

先朝言事諸臣以尤祿壽少卿馬從謙及申良名上 上

怒不許卹復引例奉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永傑死

五月廿九日 卷之九 三

而部臣首議却錄故中官撓之于是吏科都給事中王治
御史龐尚鵬各上疏緣部例力爭上以從謹所犯比子
罵父例終不允惟贈申良為太常少卿張達常泰周鈇俱
光祿少卿 戊申 上欲親詣天壽山行秋祭禮 徐階
以累 朝舊制祭禮惟太廟親奉其山陵止皆遣宦重社
稷也及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蓊遼宣大警報屢聞 皇
上顧欲月危而往痛意 祖宗在天之靈亦不樂有此行
也 上不允階復極言 上不悅 階復言天壽山之後
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虜地今邊邊將報稱東虜玉璽
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等欲犯古坵口比繫豈輕小

者臣等計度利害實不敢以國家之事輕試于危險

悟乃上 九月 丙辰先是 上命太監呂用高相坐

營兵部尚書郭乾言官有定負不用內侍 上仍命草勅

賜之至是禮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

上疏言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

階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營團營之設起于景恭間至

嘉靖二十九年己蒙 先帝裁革言官仰望 皇上遠尊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似應俯從 上不悅

因詔階等何故不奉詔階曰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

已無營可坐若必欲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

變不惟臣等不敢切恐 聖心亦有所未安者 上納其
言遂命罷之

臣按山陵之幸盤遊之漸也 園營之坐侵權之漸也
苟非其輔臣力諍即科道章疏無由行矣迺徐階至
再至三終始不易懼之以膏以危其心則宗社安穩
之以制以正其志 謀寢天下軍民默受其賜而彼
中人導諛專恣之習亦以沮矣

乙丑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有奇
歲支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
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

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
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百餘萬石以各衛官軍月
之僅支二年歲漕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寧運班軍行糧
外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逋負漂流歲更不下二十
餘萬石改折湊補別用不與焉欲為三年之蓄不可得况
六年九年乎因條上目前所急奏之 上令諸司各實心
經理構節以濟國用 甲戌大學士郭朴乞致仕許之

十月 甲申夜金星入南斗 乙酉 上日講畢問徐階
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於是兵科給事
中魏時亮上言 陛下憂及虜寇而日講後又問輔臣以

石州事仰見加意勤政願益推此心遠法帝王無怠蕪荒
近法 孝皇不問大臣則慮患不足平矣吳時來亦言

聖情留意邊防更望石吏兵戶部問以督撫得人若何錢
糧接濟若何防守定計若何庶令當事臣工人人惕厲

上皆嘉納之 丁亥以天氣漸寒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疏

言 先朝傳免經筵日講各有故事弘治元年于十二月

二十五日始停日講嘉靖元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停

日講今天道尚未嚴寒視前日期則為大早宜以 聖學

為重祖宗為法有旨報罷 辛巳工科給事中馮成化言

臣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可慮者有三一 新河自南陽

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
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
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二三河匯萬流以西注既滯
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突彌甚故泥沙填
壅之區澇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三夏
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于丈啓閉之節蓄洩為
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地既居高
水復平流雖目前告成宜逆為未然之備上以其疏示
尚書朱衡令熟計以聞乙未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
令劉逢總督劉籌回籍聽勘庚子賜原任兵部尚書翁

萬達謚襄敏兵部左侍郎陶諧謚莊敏吏部左侍郎董玘
謚文簡先是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以上疏請誅嚴嵩
謫保安州為民嵩與去番深御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
順使殺鍊適虜犯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為詩
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之句順恨之
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士論寃之後嚴
氏敗鍊尋以遺詔獲卹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侵匿
賑銀及邊儲銀七千兩賂楷共殺鍊子衮亦為父訟寃
迺命逮順及楷雜治坐交結近侍律斬十一月十事百
徐階集議防虜之策上是之命冬邊著實舉行

恭錄

冬至 上親祀 上帝於圜丘奉 皇祖配祀畢 上郊
望極 變百官行慶成禮

臣按嘉靖中親郊之典久缺不講 穆宗嗣服乃命
祠官稽攷舊章具上其事既親詣南郊以視牲矣而
復日遣大臣輪視行慶成禮蓋一時復古真依規
心者乎

十二月 乙丑兵科都給事中王治言故禮部侍郎何瑋
理學純臣宜加美謚原任大學士夏言所論復舊事未為
失策其視曹銑均為無辜宜與靈宥大理寺卿朱廷立刑
部侍郎傅瀚鍊銀百言曹銑之獄宜追奪元職詔賜祭

文定潮與廷立俱追奪本職

臣按王治為都諫所上之疏每開朝廷大缺立議獻皇世廟誠定論也意見卓犖省中無比矣若夫加熊浹之謚恤樊深之直階已表揚八九而何瑋理學夏吉曹銑堯柳乃無有及之者治復養之且併以鍛練之罪歸之儔潮未廷立亦可警哉巨皆讀世廟錄每恨淵書何黨欲加之罪而無由今治尚遺焉敬指以為未盡耳

甲午春刻有流墨如畫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長二丈餘 贈散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徐問謚莊裕閔武

進人清操絕俗居官四十年一無所染御史問與唐柳之

相友善人化之不敢有侈靡華風俗大醇自後世

憚矣前有蔡楚無謚此乃補之其激勵垂教者不亦遠乎

戊戌 上諭戶部查內庫太倉糧銀教尚書馬_志著上

復言今日催徵急矣摻括窮矣事例開矣四方之民力竭

矣各處之庫藏空矣臣愚以為生財不若節財多取不如

儉用恭惟 皇上止土木之工罪珍寶之市損無益之費

損不急之官天下固已喁喁然歌誦盛德茲復稽稽齎出

入大敬憂深慮遠之心更出尋常萬書曰慎乃後德惟

懷永盪蓋懼儉德之不終也伏願上計國儲之匱乏下恤

西華集卷之二十九

民生之艱難視銀數之少若此則百金之費必思所以惜之視糧數之少若此則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終如不變則共成恭儉之風漸致殷富之盛矣踰入

上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當悉心措置以濟國用森復奏言 祖宗舊制一歲之入足以供一歲之用邊境固

未嘗求助于京師京師亦不煩撙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煩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來漸增二百三十餘萬屯田日虧其七八鹽法日折其四五小民日逋其二三悉以年

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任之
倉則輸納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加以改元之詔已
蠲其半故今日缺乏視往歲尤甚焉但今時詘計窮宜乘
此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陳所見采酌施行報可 乙巳
先是 世宗朝吏部尚書萬鑑以諫進百花酒為越文華
誣奏褫職右副都江潮以勘問妖犯李福達劾奏武定侯
郭勛罷御史郭弘化諫採木株味削藉御史王時柯郎中
胡璉主事余楨並以議大禮廷杖璉楨杖死時柯編伍至
是江西撫按任士杰蘇朝宗奉遣詔職名上之俱得原職
加贈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辛亥朔 甲寅金星晝見

前朝... 卷之...

戊午孟春享 太廟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未希忠代

行禮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

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首種 皇上必躬奉楨將而後為

孝為敬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木

格來歆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獻奠有教其禮不繁夫以

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避况非甚勞者乎請 聖明親

詣 太廟行禮 上乃從之 壬戌詔修正乙真人名簿

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

上從之 癸亥禮部尚書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乃引

道德引治成化間冊立皇子皆二齡六齡事制為據今

皇上為生元嗣已踰六齡乞早建儲疏入上乃許之命
擇日具儀以聞已卯戶科給事中石星言陛下入春
以來天顏漸穠視朝漸稀章奏頓閣逸遊屢肆因條上六
事一曰養聖躬養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為要陛下
為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則必耽声色之慾萬一起
居失調聖躬虧損悔將安及二曰講聖學經筵一事雖
累經言官請行未見俞允伏乞及時舉行使聖學日就光
明三曰勤視朝自正月以來稍倦于勤若或有奸諛之徒
迎合聖意以先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宴然欲
陛下效尤則大不可蓋先帝雖不視朝然大阿猶持迨

賓天之詔則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追悔之矣 陛下若不加勤勵何以保厥有終伏願日出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四曰速俞允言 陛下降旨有允不允不允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遠常期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耶抑左右內臣抑遏章奏不使達于 聖聽耶臣嘗因而教之事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者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乃若虜報軍机稍涉遲緩為禍不淺臣願不時進覽五日庶聽約 陛下求諫未幾而少卿周怡即以言觸忌諱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遺 聖旨怒而黜之為民軼

使二臣伴踐舊職則忠言至計日陳于前六曰察諫司
方今公道昭明諛說頗間有一二內臣專作威福肆為
忌言或過于直則曰此人欺 陛下或過于激則曰此人
慢 陛下惟願深察其奸于凡譖毀之言悉置不行則保
全善類而天下至明必歸 陛下矣疏入 上怒以為惡
言訕上無禮命廷杖六十黜為民

臣按自內臣呂用高相謀坐團營而徐階再三進諫
後寥寥無聞矣石星此疏一則曰內臣抑遏章奏不
使達于 聖聽二則曰內臣專任威福諛譖行于激
直觸其所忌而犯其所必斥則其廷杖為民也宜矣

西朝... 卷之... 十一日 州陳六部... 東

雖然忠言昭灼公道復明則其攝關豎而扶綱常者
詎不備哉

庚子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林燦為日講官祭酒

王希烈編脩王錫爵為經筵講官 庚子兵部左侍郎鮑

象賢歛縣人廊達練事多畧歷任三十年所至有聲為

湖廣僉事以獲盜功陞兵備巡撫陝西越二年巡撫雲南

平夷那繼之亂為提督兩廣時山寇盜縱橫出沒則設方

累勦捕斬獲幾二千級以功陞一子為國子生士論稱之

卒贈工部尚書賜祭葬 二月 辛巳禮科給事中張鹵

言 皇太子方在露齡外遊講讀事尚有待惟內侍之

事易習言易入所係尤重宜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必
先操持公正通詩書識大体者使在左右口授書史陳說
民情利害動住舉止必導以正他日親賢講學基命成德
之助端在于此 上是之 庚寅戶部尚書馬森吏科都
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各奏薦邊才吏部上其議因言
五方之氣雖別于因材而百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徃者
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
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
深然之 庚子趙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
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其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燠代一日上手詔諭輔

臣調燠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添註詹事府與尚書

殷士偕協管府事已而士偕以府事讓貞吉不允丁未

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駕發京師乙酉上在天

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謁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

薊州總督官來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為朕

實心整理者但逞辭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即以

朕諭傳說宣薊二鎮諸臣于是兵部言薊鎮藩屏于東宣

鎮股肱于西為京師左右輔但邇來或文武互為參商或

官屬自相矛盾即當移檄二鎮多方偵伺務令預得虜情

蚤為經畧其乃蹈故習者罪無赦 上是之 二月丁巳
復故京職尚書毛伯溫原職 辛酉 上御皇極殿傳制
册立皇子為 皇太子 戊辰賜貢士羅萬化等四百二
人進士及策出身有差

壬申內織染局六監陳洪復奏以 上用龍袍等
行所司織造如式工部言前者以織造事屬太監李佑等
計不下四十餘萬東南民力尚不能堪今佑未行而徵派
之令復下計不啻六十餘萬是益其困也且東南財賦之
數不宜重剝削之以傷國脉 上乃止 祭酉 上諭兵
部以是月二十六日幸南海子止用京營官軍護衛徐階

等言 聖駕行幸事体重大上林苑海子雖設自先朝然
止畜養鹿兔而已非如視學耕籍有闕治理不足以煩臨
視且近日 陵祀回鑿未久不宜復出惟 陛下即賜停
止 上不允于是六部科道官楊博王治郝杰各上疏請
罷遊幸皆報聞 丙子上幸南苑先是左右有言南海子
之勝者 上欣然欲觀是日 駕至則荒莽沮濕宮館不
治 上亦悔之遂命還蹕 戊寅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
儀等請令百官脩省仍勸 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以佚
歎為法成以勵精為遠圖詘粉飾之虛文崇交脩之實政
上是之 四月 上令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六

萬兩銀買金一萬兩進用戶部尚書馬森言先帝時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暫貯太倉今欲于數日之內計滿一萬之數臣知不能也又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陛下率白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金且不必買取見在金進用

臣按採金之詔出自先朝而御史郭弘化諫之遂令削籍至末年遺詔卹復言官尚未幾也今太監崔敏令戶部買金進用則徑傳御札輕用錢糧統體壞而浪費多矣嘗讀馬森兩疏恐恐然憂時詘計窮而欲

節財儉用何憂國憂民也而崔敏復然不有森言安能傳買乎今既省商人貿易之難而且寢權監浸漁之弊賢哉森也豈易得哉

五月 辛亥前遼保定總督譚綸上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前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願虜入動十餘萬而吾

以車戰不過三萬且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
召募之兵與尺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饋廩
豈給優恤備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恩及
有疾病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
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兩司農告匱一難也
二曰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
越卒萬二千人樵教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
化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繼光不可信也尚能任之專執
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甚
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切且釀他急三難也

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
美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四難也臣熟
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臣請各路選兵
千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營營分為
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官之
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生來督屬
務各負墻以戰過之邊外此為上策萬一乘隙潰入亦願
以遣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
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品塞責是謂魚策
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烏銃手三

千人為衝鋒而時加肆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
請選收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請 上裁擇 上從
之 戊午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
賜山西巡撫趙時春祭時春平涼人沉毅慷慨敢于任
事而以建言革職後巡撫山西被劾去隆慶元年復薦起
未用卒于家時春習騎射有將畧時重其才至是王崇古
請祭塋特與祭一壇 辛未 經筵日講 六月總督譚
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言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
平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
應之薊州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

出一哨應之密雲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城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調罷客兵今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論與戚繼光使專其事勿使巡按巡閱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滿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此之類年補練迄無成績者異矣疏入報可 七月 壬子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一嚴徵賦之期二覈扣存之數三重保冑之罰四復屯益之舊戶部覆四事俱當如議其

屯鹽一事謂中鹽之法所以緩不如古者蓋祖宗朝邊
備振粢虜不敢入關聽塞下輸納鹽糧當時不籍內帑而
公私饒富今諸邊歲歲苦虜塞下既無可耕之田而鹽商
又無糴之粟當事者乃議裁帑銀開餘鹽以佐之于是屯
政迄不可復而鹽引滋滯矣夫京師天下根本內帑國計
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此復
屯鹽之利誠為未久之圖也近已專勅重臣分理其事且
申飭之務底成績得旨依擬行 乙卯南京給事中張應
治以災異頻仍條陳脩弭七事一勤政二親賢三立信四
足兵食五平盜賊六復軍儲七察凶枉大要謂天心仁愛

人君襟災不當專責臣下而前三議勸上革內批罷遊幸
召還織造內臣語甚切直 上意頗不懌 丙辰內使許

義坐挾刃赫人財事教中城御史李學道不俟叅提遂執
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
左掖門外捽學道奪提毆之踏地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
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為首者一
百教煙瘴地而充軍餘各杖六十教孝陵衛充軍學道亦
以擅笞內使不繕事體調外任 甲子兵科左給事中張
齊劾徐階不職狀 上以齊肆意詆誣姑調外任用 乙
丑徐階疏辨 上令即出視事不必再辭 丙寅大學士

徐階耳上疏乞休 上許之其燕勞錫三之隆一如揚

和故事稱優云 八月 辛卯初大同人丘富者入虜

中教為城堡守室布滿豊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

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為智道邊民苦之 上即位

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白春魏良相田汝

光等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至是聞風各率衆來降 命

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于邊外九邊皆如

例 丙午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條為六事上之一省議

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

入 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勘

議以聞

臣讀居正一疏即賈誼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撓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故朝而執政夕而剛狠跡其所為槩踵商鞅商鞅先之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居正亦何嘗不帝王哉顧商鞅為公家而歛怨居正為私室而招尤為公家者且出亡而無所舍車裂以徇矣况為私室者迺得以善後乎君子是以知奏疏不足以盡人也

九月 甲寅刑科給事中魏時亮御史王家賓請召還清
理屯鹽都御史于是吏部集戶兵二部議覆言在江南山

西二處可罷在江北不可罷宜將九邊併歸江北中鹽都
御史龐尚鵬總攝而各省當如張居正議責成撫按自行
清理 上是之 辛酉工部尚書雷禮言本部上供錢糧
已經奉詔節省而為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
近者傳造樹樞採辦等項祥輒自如徵糜費以巨萬計臣
等不能從事今孳隙既成事體相悖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不悅令致仕去 十月丁丑南京工部尚書魏尚純
卒尚純鈞州人耿介有風節中州士人咸稱之 己丑繼
理江北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條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
言屯田之廢由土地硠薄人力不齊招集無方科求太急

也宜將力不足者官給牛種米成業者寬其租賦而又信
招徠之令緩役使之勞立巡省之規定土田之等則源移
日復而荒蕪漸開矣二清理侵占言屯地膏腴者盡為官
家所據宜嚴法清查重告許之賞免自首之罪而占愆不
吐者處以重刑三查復原額言今之屯田策籍名存實亡
蓋因年深戶絕地主屢更承佃既久遂為世業宜查照原
派沿地履畝窮究坐落審問地鄰參考契券務足原額一
追徵子粒言管屯官有侵欺不納之弊亦由以本衛之官
徵本衛之糧人心易玩也宜令赴州縣完納折色嚴限解
部本色以官倉委官給散即遇查盤舉無所逃罪矣詔如

議十一月乙丑命綿衣衛邊間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寬且使生者將懼死不紀耳芳供事內庭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上以芳在內事上無禮第命錮之蓋芳以數直諫忤旨故也

臣按 穆宗御臨以來司禮監徑傳 聖旨矣呂用

尚相謀坐團營矣李佑陳洪謀增織造矣顧權牟利漸不可禁而僅僅一李芳者肯直言入諫豈非關人之忠者乎乃一旦錮獄待決毛愷以罪狀未明為請

一則警權閣使知反正一以奠 穆宗使任直臣也

其意微矣

十二月 庚辰奉安 世宗肅皇帝神主于太廟 庚子
禮部類奏是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甚而山西天鳴地裂
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朕
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臣工務實心體國共弔消弭以仰
承仁愛之意

隆慶三年己巳春正月乙巳朔 戊申原任兵部尚書趙
六佑卒六佑浙江太平縣人博大和雅勤于政事歷官中
外俱有能聲 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

任而大佑病卒不起時論苦之 乙卯總理練兵都督戚
繼光派論繭鎮兵多亦火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唯練
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
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
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及隘林薄翁翳邊外之形也虜入
平原利于屯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
三者通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
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屯順
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魚鏡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
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練虜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

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 戊

午禮部尚書高儀疏請 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齡來

說 甲子工部尚書朱衡言朝廷之供應皆小民之脂膏

也今內外諸臣不思樛節又從而朘削之臣等目擊時艱

不敢不更相戒飭為國家守財至于內府監局一切皆徵

派浪用則在 皇上親發訓詞俯容臣等隨事執奏庶官

中府中俱為一體而國用民命兩有所賴 上是之 壬

申戶部尚書馬森以母老引疾求退許之 壬申御史詹

仰庇巡醫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仰

庇上亟言天子之有后正位六宮之首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以為宗廟社稷之主臣昨聞道

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抑鬱成疾 皇上畧

不省問臣寔加之臣謂人臣知而不言當言而犯忌諱俱

當死願一聽臣言復 皇后于宮中時加慰問則臣死賢

于生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

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體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衆

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

聖德云 二月 丙子改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為戶

部尚書 南京國子祭酒姜齊奏飭監務以廣聖教八事

一脩理傾毀舍宇一督徵各處膳夫銀一請罷納粟事例

以塞倖途一催取舉人入監因薦舉人侯泰趙蒙吉可備
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查送公侯伯子孫送
監教養以儲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督課一查復國
子祭酒司業見部舊例及將監生初故者卹助有犯者別
衙門不得擅自拘提吏部覆議俱從之 壬午附馬鄔景
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王性恬雅好文嘉靖九年侍衛十
八年護蹕辛承天二十四年奉勅勘問楚獄情二十八年
掌宗人府事二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 聖節忤旨奪
我為民隆慶改元詔復原爵侍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
為民居崑山下餘萬被服儒者既召用時時為 上引稱

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

庚午土星逆行祀太微垣

上將星 癸未

上諭戶部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進用當

書劉體乾言銀庫見存止三百七十萬九邊軍餉該發二

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庫糧商價不下百萬有奇蘄州大

同各鎮例外奏討不與焉即盡發庫銀猶不足用蓋復取

三十萬則經費何支伏乞且停止 上不允體乾復奏此

存庫之數乃近差御史搜括所入明歲則無策矣臣不足

言如國事何于是戶科給事中李己等御史傅孟春等交

章乞如體乾言大學士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亦上疏欲

于內庫取用 上曰卿等所奏已諭且取十萬兩以濟急

用不必再奏。五月甲寅，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前取戶部銀在廷諸臣將謂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乃盡以供造鰲山脩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駕傳造監櫃三盆之費，使群小因而訛汝為聖德累不小，伏願念生財之有限，思國計之甚艱，毋任無益以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纖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出而深罪之，以章聖斷。上怒，責仰庇累次不悛，命錦衣逮治于午門前杖一百為民戒。戊午，大學士李春芳等救詹仰庇，以仰庇疏意止以為官，錢糧未明欲行請查以資國用，心本無他，乃於之朝堂盡梳其官似為少重，而九卿揚博等亦恐四方妄疑為

中書淺忿過婦 陛下隗入俱報聞 辛酉禮部郎中戚
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蚤為區處將來
更有難處者昔 高皇帝芻逮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
為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
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
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
而未婚敬歡而不寧強者劫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皂
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
立今二百餘年宗支入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祝國
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况乎十年之

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萬石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今出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逆乎故借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議月費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于之法臣謂生不必限封刈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四子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庶嫡子止許以世子

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如有
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
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
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二百兩如
是則可無尖所之虞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
親姪繼嗣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
得使親弟姓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
而于卑屬乃得祿及袒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
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貲本至五世而止冒費

之議查得擅婚子女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槩論革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躡下禮部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咨王府虛心評議以聞 上從之 六月 丙申 聖旨 海瑞為右僉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 兵部尚書

趙炳然卒炳然劍州人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
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
之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復轉本兵朝廷方欲大用
之會以病歸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謚恭憲 閏六月 乙
巳南京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謂經筵進講
悉循故事無裨啓沃莫若時召近臣相與考古論今以期
實劾二曰限輪對謂宜令各部院堂官班立便殿于一切
軍國事情以次而陳則可以廣 聖聽勸百辟三曰容直
言言官意或稍偏詞或過激宜少霽天威有優容而無嚴
譴以倡敢諫之風防雍蔽之患四曰崇節儉謂邊方急用

皆仰給戶部錢糧一或不繼即患生肘腋 皇上宜卑宮
減食為天下惜費不宜虛外庫以實內帑五曰正題覆謂
凡諸臣建議可行者即為題覆否則明列是非毋持兩可
六曰復執奏謂 祖宗朝凡內批下所司稍有干礙者大
臣引義固爭務以感悟 聖心疏入 上自採其前四事
而以後二事下所司者詳左都御史王廷相謂獄言皆係
國體請行所司務實舉行報可 七月 壬午 上命工
部造朝殿掛燈及熬山燈工部以災異類仍旱蝗水溢奏
報踵至當停止興作以應天變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
正 陛下六宮撤樂減膳恐懼節省何暇為觀燈遊宴之

舉即謂朝殿卦燈不可缺因其弊壞稍加備葺取諸該監
欵報足矣今以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其為 聖德累不

細 上乃罷熬山而令脩葺其敝壞者 癸巳禮部左侍

郎翟景淳卒景淳常熟人為人醇謹以學行聞歷典試事
多所獎拔士論稱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己亥金星

晨見南方 八月 乙卯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殷士儆

言頃緣災異疊見 皇上俞言官之請詔令諸臣講求用

人理財事宜臣願 皇上于宣石大臣一事亟賜舉行則

可以通天下之情消天下之變若人財賢否國計盈縮即

該部諸臣能言之然吏部知有可用之財而不敢用戶部

知有可革之弊而不敢革必其中有掣肘之患非奏牘所能達耳 陛下誠欲得異才卽冗費惟宣召吏戶大臣令其面對凡輿論稱賢無論卑遠廢棄並許破格論薦凡浮冗當覈無間官府織鉅並許直指清查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使多妄請請杜其深太宗曰非卿安能聞此語乃傳充外使傳紀二君納諫以爲美談比見吏部請錄用石星詹仰庇疏八並從報開戶部于太和香稅庫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言出獲譴是二部所陳且未蒙加納矣矧諸司臣庶人各一疏孰能適當 聖心乎伏願優容鯁骨之臣

如吏所薦者請求浮約之故如戶部所查者下其章子

所司

臣按叛亡僭議吏戶二部一則曰不敢用不敢革二則曰必有掣肘之患惟頭宣召面對蓋以章奏入內則中官得以參之面對于外則大臣得以正之故凡人之正直財之侵漁皆以爲不便而議寢是以有不取之說用人理財無一可者彼石星之疏則以言關內臣稽遲不允詹仰庇之疏則以財屬近侍因而軋沒所以洞燭奸宄之情者亦至矣穆宗不用故士儻及之忠哉斯言不可鑒哉

庚申以趙貞吉為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貞吉疏辭

不允復于講筵陳謝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復言近

日朝廷綱紀邊方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

怨惟陛下主理于上臣不敢負任使以干明典上默

之九月壬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諸臣所薦邊才見

任侍郎楊巍等八十二人丁憂都御史石茂華等七人養

病侍郎吳桂芳等八人俱以次擬用甲戌總理河道翁

太立言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蠲租之令更

設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願聞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遠遼有

不盡見聞者且謹繪畚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充軍二田

運河築堤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堤五曰糧船過河
六曰黃河捲掃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
異常十曰海潮爾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糧船漂沒
險阻艱難備載之矣 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之膳餼皆
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
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濫粒米不登鞭撻雖加徒殞人命此
京儲可慮一也邊釁開溢洪水衝激墩堡傾頽何恃以守
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股肱郡霖雨既久城
廓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
可慮三也海激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沉此海

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場，鹹泥盡衝，圍灶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為文具。上以畱覽下其章于所司。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又山東莒州郯城等處水溢，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魚筭河道。御史翁大立以聞，工部覆言宜及今脩築。今河決阜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會勘從之。丁丑先是副總兵田世威叅將劉賢皆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上忽傳諭所司釋二將。

俱充邊衛軍令立力自贖于是兵科給事中張鹵等請
上仍付二犯于法司或明示以得釋之故何情節可矜何
功能可議后何臣之奏何言之入遂克有此以釋群疑
上以鹵為瀆奏命奪俸二月

臣按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輕
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不經法司而減死非定法也
此必二犯賄賂左右而左右為之分解故忽有詔傳
釋耳不知此罪一縱則邊將皆可以逃重罪而朝廷
當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所以正外奸銷內蔽見亦遠

哉

壬午以蘇常二府水災詔許常熟縣漕糧改折十分之五
崑山縣十之一宜興縣十之三 癸未刑科給事中宋良
佐言今犖穀之下耗財甚衆一曰牧軍勇士太濫謂牧馬
所軍不足用選騰隸四衛軍補之今四衛尺籍二萬餘人
在營備操者僅五千人壩大等倉養馬者一萬餘人其餘
皆在御馬監又其中有稍協助大工在監食糧者三千餘
人有未令糧勇士小糧勇士者亦不下五千人皆空國儲
以養無用之於家之役請以見在馬數定收軍之額諸非
養馬者悉歸之伍其他食糧小糧者一切裁革歲可省餉
數十萬二曰商人估價過當夫御馬倉天師養中府三所

錢糧甲于他處而商人以僦費繁重及中人科索價亦倍之自宜令商人收買草料收貯城外附近倉場監督主事會該監官驗過令養馬軍士赴場關支商人無轉搬之煩科索之患而常價不必倍給歲亦可省數十萬三曰草料侵冒太甚夫御馬三倉草料至數百萬計可養馬六千餘疋而本監馬數漫不可考以虛數而索實費徒資侵漁今巡青科道所清查者止外馬房而已臣以為內外一體宜令科道查之以杜侵漁之弊四曰牧馬地租多逋御馬倉場五十六所自荒蕪雜占存留修理外歲入當五萬金自嘉靖三十九年自今逋至三十萬存留修理歲入亦金而

各馬房頽圯在在皆然臣以為租銀當責郡縣有司修理
令戶部委官叅記于是御馬監太監萬相以良佐言非舊
制請仍舊為便戶部以良佐言為必可行上命悉如舊
已而戶部覆言祖宗之制凡在京大小衙門閑領錢糧
俱以實支數目造冊送部查明方令支放獨御馬監不令
戶部與聞乎天師卷中尉二場草束皆養馬之軍每月運
之內府不問有不便者而獨不便于御馬監乎又謂內監
錢糧有外場不鎖鑰啓閉屬之何人不知戶部主事監收
大使撥典看守科道巡視何患無人相言繆妄不可用
上報有旨 辛卯命英國公張溶祭旗纛之神 上大閱

將士于六營者場老幼快覩稱慶以為曠典云 十月

辛酉御史傅寵論劾禮部尚書高儀往事儀上疏言撰文

叩壇原非正誼 中宮還位累疏覆請隨奉 明旨俟后

疾愈還宮事在禁掖非外廷所能悉宗室祿糧奉旨行各

王府廷臣會議請自 上裁 上以儀端謹任事令安心

供職 十一月 乙亥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

各省解納之數戶部尚書劉體乾言防守士馬各鎮原自

有生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

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容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繁矣

合用芻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

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
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者甚矣因以元年至三年
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 上覽

壬午京師地震有聲 乙未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

上許之 十二月 庚子天鼓鳴 己酉起原任禮部尚

書吳山為南京禮部尚書 乙卯御史劾朱春劾總理屯

鹽雁尚雕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議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詐于是楊博自訟請解

職 上令致仕 庚子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

兼掌吏部事 乙丑尚寶司司丞鄭履淳言萬民失業四

方多故敬敬于 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國家桑土之
謀切寔遠困竊之懼則 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
他人矣今之是急莫知用賢 陛下御極以來寧曾召問
一大臣而質一諫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
乎竊慮高抗朕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拆檻之罰儒臣虛納
誨之功姬姜遠脫珥之規周召拊同舟之義回詬既懲趙
普奚從而補牖內邪徑出蘇軾何自以封還善類失于振
揚厲階啓乎闕寺萬議汹汹皆謂群小肆侮明良疎間未
有若是而可以求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垂小故
之所消弘濬愷以任君子勿為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

之玩而保瘡癩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變夷為關
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声石星之流納叛
士僞策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
否庶萬幾之裁理所熟人才之雅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
開泰計無踰此 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茹生事命廷杖
一百繫刑部獄

臣按鄭曉該博之才經濟之畧真名臣也其子履淳
能繼父業而復淳恤民用賢一疏危辭忠悃又當駐
之息務幸哉有子如此類國傳家豈易得哉

兩朝書章錄卷九終

兩朝憲章錄二十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己巳朔日食免朝賀 太學士趙

貞吉言茂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太平之

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至深遠也今祖制大壞特設戎

政府鑄印而授之變時事危矣必收其印以歸之內府有

事則頒勅掛印者先則繳勅納印太阿之柄持矣疏入令

會議以聞議畢兵部尚書霍冀上疏曰貞吉深鑒覆轍建

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

營以統其細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

丙月

將軍法不專干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
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
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操本之
論至謂大將不可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相應
依擬得旨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二月 己亥命大學士

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

乙卯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

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戶科給事中楊鎔論冀冀疑自

吉嗾之乃谷日上疏辨

上覽疏不悅降旨責冀令開住

而慰諭貞吉

庚申致仕刑部右侍郎曾鈞卒曾鈞進賢

人端嚴廉正嘗劾武定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居官垂四

十年始終一節士許之卒謚恭肅 三月 癸酉掌吏部

事大學士高拱言昨臣具奏儲養杰兵大臣自司屬始既蒙允行臣入思北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別無據證臣謂宜于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于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為令

臣按通材者可南可北而偏材者且南宜北國家多事舉薦邊材有言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則效

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則效宜勿拘南北資格是因
一策也臣所謂通材也至高拱儲養本兵司屬之議
則欲擇生于其地而熟知此地之兵事者為之是又
一策也臣所謂偏材也大都通材不常有而偏材常
有當今之世有楊一清王驥其人豈不賢百萬從事
哉然而不可得也臣以為熟知南者必南人熟知北
者必北人各舉其人而用之必不至相去之遠如南
人使船北人使馬各有其便拱之策實為常矣今南
北交侵事體各異而通材復爾難得則安可不預養
各分之才耶

甲戌浙江巡行周禧以奉詔薦舉邊六因言論才者先人
品而後事功取才者捐細瑣而觀大致夫鸞旗在後屬車
在後非稱德之驥不可以駕君車及用之戰陣馳逐則非
是駕絕壘者不可以多獲而取勝故高帝令匿金之過資
其竒謀文帝赦魏尚為雲中守匈奴不敢南向何者細瑣
在所畧也應揚鼎足之業蓄于澤川隆中而殺妻食子者
其功可嘉而心不可測何者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輅
不以載馭則虜聚猶積薪象導龍墮不以馱酌則汗賤猶
瓦器方今人才竊有餘慨焉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中國
相司馬外夷聲息何者其骨鯁忠義之氣足以陰折姦萌

而者舊老成之望可以風動四海今直慙之士犯顏批鱗
委瑣草莽者舊之碩非有大故亦漸相繼報罷有識者寧
不寒心今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旁搜遠採有
如創大厦濟巨川合祀梓艦餘而別求川澤之材舟楫之
利未見其可也幸念汲黯司馬之臣為國家輕重特賜召
還疏上下吏部知之

臣批當時之司馬無喻徐階而當時之汲黯無如石
星詹印庶迺周裕不言其姓名欲穆宗之自悟也

四月 戊戌京師地震 庚子刑科給事中舒仁等以審
熟屆期請釋繫獄尚寶司司丞鄭履亨內官李芳等詔釋

履淳為民苦，每發充南京淨軍。

臣按明良疎間群小肆侮，鄭履淳之疏也。朝儀奎起，董奏執次李芳之疏也。觸怒詔獄，諸臣鮮有效者。舒化曰：審熟而請釋之，則忠臣不益增氣，而賢者不可效尤乎？臣以為履淳乃端簡之子，家教素簡，猶云易也。乃芳非懷恩等，而其賢不減于懷恩，故毛愷救之于前，舒化效之于後，即充南京淨軍而志節愈著矣。甲辰御史邵陞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內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付京營提督教以騎射，誦畧并遴選，試武舉及武學官生之類出者，相與洋勵之。歲終巡視，利道官

察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

癸酉戶科給事中李已陳吾德言太監崔敏請買平例金寶臣等與戶部執奏停止不蒙俞允下是再言于上曰

陛下登極詔書伊上採買蠲除加泐海內歡若更生此者

左右近習于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

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幾省飢荒

求濟不已司計之臣日夜憂憤計無所出奈何以一玩好

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貨乎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

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伏望俯從部議亟斥敏

等 上怒曰沽名犯上送杖一百刑部問候吾德黜為庶

六月 庚子掌吏部大學生高拱言邊方有司實燕
民禦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
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
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
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
邁者除補或宣治有成績其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
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悍患禦者以軍功論不次擢
用如才畧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其備為巡撫為總督
無不可考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
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出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

之路以歆之于升則不得不盡其心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逸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乙卯大學士陳以勤疏

言六事一慎陞擢科臣間陞中外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使其當留雖數人連陞京堂而非盡其不當留雖數人連陞外寮而非屈諸部寺屬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有志行特出人所共推者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人咸踴躍思奮矣二酌久任所謂久任者非人盡久也第察其有裨地方聲名藉甚可舉行數人以風其餘而已若有習常慢令躑躅貶斥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法速爰其官庶不

失無卓越之譽者仍照舊格處之然欲行久任又當議其
選請如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叅政知州即陞郎中食
事知縣即為左右給事實授御史其秩貳官有治行殊常
者一體超陞三屬註吏先臣何塘謂註吏滿貫以上宜藉
沒貨產比來貪饕者甚多則隱忍回護不知註吏之念志
在良田美宅本不以名節為重註務絡壑既滿不辜敗官而
去亦所甘心請由註飭撫按有實跡者或徑自鞫問或叅奏
屬治但係入已註贓私不徒論罪必如數追出仍依律問斷
西註廣用人國家以科貢二途選賢才第文學高第者耳若
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以自達者豈盡無哉漢時既

以孝廉賢良明經茂才取士而六郡良家子有因材力為
官今或詔曉兵事或膽力絕人或論辦縱橫可使絕域朝
廷用之自見所長不然或托迹畝畝屠沽醫卜之間每思
乘機而逞其智今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徐沛實多此輩
冷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急情善騎射可以應明詔
者錄名以聞斟酌用之將來必有為朝廷立功名撫夷狄
者且藉此可以銷弭豪滑狂逞之性五練民兵嘗考民兵
即古者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急蓋直隸八府
以此奠地其人沉鷲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保定元間
等處民皆同聚為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請者

做成周因日出軍之制摠計戶籍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
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凡為三人報
其弟一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計兵取
其武勇善技藝者為奇兵次者為正兵稽查操練每年不
過三月每月不過三日委知兵將領一員教習之操練既
畢即令歸農凡收贍者免其本身丁銀及平日徃役不費
廩粟不衣軍帛而隱然足為地方保障誠官民兩便之道
也如邨城有警徵發奇兵通籌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查
得近日請出畿內勦賊地土甚多歲有租銀及真保二府
添設民壯可以制賊移其工食以供此費無不可也六重

農穀臣觀宣德成化間嘗命各省府州縣增設叅政佐貳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濟乞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分行閱視荒闕渠堰及屆農期則躬臨疆畔勉其穡事若積穀一節有司多視罰錢之入為已應得不肯盡以糴買及遇年飢民困皇皇無處乞餒隋唐遺法稽驗收掌仍勅吏部于大臣中擇其能為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點陟家給人足上下該部議行

上聞輔臣之職主于闡德沃心而心同時為輔者志同道合然後可行其道吾觀漢宗時徐階上也陳

以勤於士儋其次也趙貞吉又其次也時乃相繼
休皆不能安其位蓋由高拱專恣無與共事之人耳
階之忠勤偉畧如掎日月而行天終非拱所能掩而
以勤贊襄左右之力累見諸疏而未及施行臣讀謹
始疏十事始于定志終於聽言蓋以成康文景望之
也而此復有六事之陳練兵重穀屬之尸與兵而至
于陞擢久任賍吏用人皆銓衡之責當時掌銓衡者
則高拱也以勤不言拱而實拱之事拱不言勤而實
以勤之疏未幾四疏致仕其愛君之忠禦身之智不
其兩全乎士儋之疏與去與以勤同而貞吉不合致

仕亦不失其正蓋皆可以稱賢矣

七月刑部尚書葛守禮言我國家制例各有定則即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于其重民如此 皇上停刑有旨熟審有貸而諸臣無以承德意動月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者有到任未幾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請行各撫按戒諭有司有仍前慘刻如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 上是其言令以後有容隱老德法司該科一併參治 乙卯先是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之太倉又令買金于南尚書劉體乾多執奏不即奉詔至是雲南

年例全過期不至有中旨詰責體乾引罪 上以體乾數
抗旨手詔勘問勒令閒住戶部給事中光懋等劾史麥瑄
等交章留之不聽 丁亥吏部覆覈三近本近年州縣
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
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
戾低昂之間殿最修異若使因是途而激揚振飭之猶可
得人以效用又今此縣正官有缺率委佐二大都年力衰
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何所不至雖亟為禡黜而斯民已
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
印毋得濫授雜流吏部是其議詔允行之 戊子大學士

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懇優詔許之加燕太子

太師復賜勅獎令子翰林編修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

己未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己內犯張

思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己釋為配等緊獄如故始

法司意恩等有內授欲借以脫己及己獨釋衆始俞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九月 辛未大學士高

拱言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不宜一槩褻頭警視

先帝 上然之詔自後重論不宥

臣按大禮大獄建言諸臣不過議之不合耳不有可

死之罪也徐階卹忠說而出累繫所以蓋 世宗之

愆而彰 穆宗之孝誠風勵海內之良法也高拱創
為此說以激朝廷欲以中傷徐階敗乃善類此心為
何心哉

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
權播惡流毒宜追戮炳疏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佐籍其
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為民家產贓物
如數籍入 丙戌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卒嶽法上人居官
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風士論重之 丁亥詔祀故禮部
尚書歐陽德于鄉江西撫按言德文章行業為世所重
上特允之 戊子虜囚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

西華集卷之三十一

治王及參將即得功死之 辛卯大學士高拱言方士王

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 先帝殞于非命不得正其

終者罪之 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會多官鞠于承天

門外盡反心乎獄詞吏科給事中趙奮以法司為天下持

平昔則一主干入而不思為 先帝之地今則一主干出

而不恤乎後世之譏 陛下何賴哉更將金等重擬若以

金等為從又執為首必以陶仲文為首今以死矣疏入報

聞 十月 戊申令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刑部尚書黃允

昇致仕時以人望起用方屢辭之未即之官吏糾都給事

中韓楫劾言遷延不故程承望風旨以擊搏立威不復知

朝廷進退大臣之體矣 丙辰御史葉夢熊言把漢那吉

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仇數禍

上怒其妄言抗亂命隆二級調外任 己未都察院掌

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

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

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才氣銷阻矣願收回成命

疏入 上報有旨 十一月 乙酉考察科道趙貞吉與

拱意不同吏科都給事韓楫乃拱門生劾奏貞吉貞吉踰

辦 上手詔令致仕 己丑令禮部尚書殷士儋入閣辦

事 金星晝見三日 丁二月 丁酉虜執我叛人趙全

中用... 卷... 丁二月... 丁酉虜執我叛人趙全

等來獻總督王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奉告郊廟
獻俘正法諸臣加以恩賚

隆慶五年辛未甲子朔 巳丑大風揚塵四塞 庚寅大

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
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開習禮儀養
成儲德 上許之 二月 甲午文武群臣及天下朝覲

官謁見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辛丑御史汪文輝疏論

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觀望堂城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
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且鑒前事之失勿用弄旨生事
之人蓋希旨生事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遠而道古金

譽盛德者。至于前大臣任已獨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
臣謂宰相之職。不啻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大格。心之
要在去誘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口
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而淳厚之俗。疏下所司。言雖不用。
識者疑之。

臣按高拱恣肆謀孽。徐階陳以勤見幾。云矣。高矣。趙
貞吉謀不令。去矣。次矣。而吏科都給事中。若韓楫者。
其心承望。不擇是非。則公論安在。汪文輝之疏。一以
斥高拱。一以斥韓楫。然不十日而遽陞命事。以其人
口權臣之可畏類如此。

三月 甲子各條上虜酋封貢互市與王崇古議互有異
同上以燕未當令部臣更議 丁巳初嘉靖中山東副使
王獻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間開河渠一道餘惟
安清河清江浦歷沂間海倉口以達天津道理甚近徑度
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
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
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 上
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價往視之 己巳 上御文華殿
日譚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
縻內修守備之意 上曰卿等既議必當其即行之可也

內監知事白 宸斷異議稍息矣 其子兵部議北虜封
言事宜請如王崇古議 已卯賜貢士張元怵等三百九
十六人進士以第出身有差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戟氣俱蒼白色 乙

酉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

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華人材

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

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

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 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

書高儀從高拱薦也 乙丑封虜囚俺荅為順義王 四

明神宗皇帝 卷之五 十三 光州東寧府 卷之五

月 戊午京師大雨雹 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
節六事請曉諭今歲進士使知遵守一曰端趨向二曰崇
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
上然之 五月 戊寅大學士李春芳五乞休疏

上許之 己卯漢陽府知府孫克弘大學士徐階同邑人
也遣家人孫伍至京師或妄傳為階所使吏科都給事韓
楫計欲中階至五月內大索裝資止有所與親故書他無
所獲乃更引他事奏疏弘寔緣陞遷極言訴階于是干道
之徒以踪跡階事為許負矣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

三 庚申丁未給事中胡價勘視膠萊諸河以為不便

上乃罷之

二月庚午陞蘇州知府

國熙整饬蘇松兵

備丙戌掌吏部大學士言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

士此惟有民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

民社之責也而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

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

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己酉

工部尚書朱從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

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侵廣淤沙歲積不得不

鑄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起濟傳

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

雞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
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
善後乞將議者開涸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九月丙
寅戶科給事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
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遼洋一總儲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
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
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類仍運道屢梗宜將遼洋一總盡
行議復務足小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料
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
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儲制使列障連屯彼

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被塞此通亦忘患預防之策也
部費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亦難造欠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忱所
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 戊辰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
從祀孔子廟連丁十月 辛丑先是問刑條例有盜決故
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隸徐邳
一帶罪止于笞至是河道潘季馴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源
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妨犯故
也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
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

刑部覆從其議 十一月己巳大學士殷士儋致仕 十

二月壬辰禮科給事中蔡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覲竊

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

今微陽初生正宜過欲養靜之時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

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

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傳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

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己未 上

諭禮部 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戊午朔 甲申命顏氏齊孫嗣慎

襲翰林五經博士 二月 己未 東宮冠禮成 上

御皇極殿文武群臣行賀禮畢仍駕皇太子于文華左

門閏二月丁卯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癸酉

赤風揚塵蔽天三月戊子皇太子出閣講書

已總督漕運王宗沐言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絕育六十年疏通無滯今茲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穴居故元入海運多警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

西朝... 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穴又其地
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速而又且標記島
嶼以辟其患則當今伏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
舉特宜而言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
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
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乘當不足以妨大計惟 聖明採
擇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戊申尚
寶司司丞以奮庸議條五事一曰保安 聖躬二曰總見
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丁
所司知之

臣按春庸疏詞有所指斥一時阿事意者以為奮然
久不徙有快快心更在與詆訾之美

已百戶科給事中曹大焚論大學士高拱大不忠一事有
者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
且過如家刑部侍郎曹金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宮出
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
以事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
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
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僉者子女親家迺以副使而起
陞至刑部侍郎韓楫者其親愛門生也迺以給事中而起

陞為右丞相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
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
腹凡拱罪惡皆隱諱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
不忠六也 去者嚴嵩止是總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
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
止于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
文策六百元即陞河南叅政受侍郎張四維八百金即取
為 東宮侍班職過太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檇殺保女
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陰縱脫
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

拱以私恨信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
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
請如先帝燧茶故事特賜罷黜疏入上責大坐妄言
命調外任辛亥九卿楊博等及給事中雒遵等十三道
御史唐鍊等因高拱詐位請留之時上已慰諭未嘗聽
拱去而諸臣連章留之識者以爲諂云四月戊辰命
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丁丑兵
科給事中劉伯燮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沂直總督胡宗憲
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事過勇
而謀或昧宗憲依憑權勢糜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無罪然嘗倭如憑陵之際卒以討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
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蔭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爲
邊臣之勸宜稍加恤錄詔復明宗憲職賜祭二壇

臣按查爾爲西北心腹之患而倭奴、四川、南心腹之
患未有能謀之者曾銑之謀誠踈矣而勇于任事熱
之可也戍之亦可也殺之何罪宗憲糜費軍餉論事
權臣一以招徠豪傑一以保守功勳耳迺以功成而
議辟是二臣合寃九泉而不得白者泊燬之既言
銑無罪宗憲功罪相準蓋可以昭公道激人心矣

五月戊寅兵部尚書朱衡等言防河如防虜守提如守

遷河索累波河患大為提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
嚴而備禦素也徐邈為糧道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則且多
方以守之曰上議夫役議鋪舍議定期三季自徐州至小
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
一舖舍一舖計屋三楹曰舖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其
期以俟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午隄願
携妻子居仁有聽距上得旨允行 巳酉 上疾大漸召
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乳清宮受頌命拱等疾趨至
宮左右奏召輔臣至 上倚坐御榻上 中宮及聖貴妃
咸在御榻邊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

曰朕嗣 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
先皇副託 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
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
哭叩首而出益自 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身見云 庚
戌上崩于乾清宮

臣 按史臣曰先皇發令嚴具百官兢兢 上乃寬仁
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魚名
之獻至如制節諱彥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斗及
位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侍 上曰若爾則
光祿必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

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 上旨為豐約 上
嘗裁取最約考歲省九祿費以距高計其恭儉如此
言事之 曰 雖履怒然 後嘗釋遣之 留心道事
形于色 窮廬大漠之長慕 義米王峭峒 憑林之孽倪
頸就縛 卽史稱 鳴鍾清渭 懸首北關 未足以喻其烈
也 至若守 祖宗之法 無紛更約束之煩 先 儲貳
之教 為八安長治之計 皆獨斷于宸衷 雖字國未克
規謀弘遠矣

兩朝憲立一錄 卷終

五州自東